



01941

大學衍義輯要

道光壬寅孟夏寶恕堂重刊

大學衍義原序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

卷三勤王爲人君者不可

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

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

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

人臣而不知表學無以盡

正君之法既又攷觀帝王之

治未有不本諸身而達之

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

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

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旣莫之或

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

大學衍義原序

大學衍義原序

一

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會弗之及蓋自秦漢以

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不知爲聖學之淵源治

道之根柢也况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

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

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

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

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

羽翼是書者故掇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

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

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揚

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謬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閒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大學衍義原序

二

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昔者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適得繙閱經傳彙而緝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於巾笥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臣德秀謹序。

進大學衍義表

臣德秀言。伏准九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爲臣具奏。乞投進所撰大學衍義。奉聖旨。令疾速投進者。伏以汗竹雖厪。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承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以齊家治國。見脩己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逮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乃南面

進大學衍義表

一

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効編摩。遽罹三至之譏。徒結九重之戀。旣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猷畝不忘君。每惓惓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撥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岳之崇深。期効涓埃之神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

大學行義輯要目錄

卷一

帝王為治之序

帝王為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漢高文武宣帝之學

漢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卷二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性人心之善

天理人倫之正

大學行義輯要

目錄

吾道源流之正

異端學術之差

王道霸術之異

卷三

格物致知之要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帝王知人之事

姦雄竊國之術

儉邪罔上之情

格物致知之要

審治體

德刑先後之分

義利重輕之別

格物致知之要

察民情

生靈向背之由

田里戚休之實



卷四

誠意正心之要

崇敬畏

脩己之敬

事天之敬

遇災之敬

臨民之敬

齊治事之敬

重操存省察之功

卷六 規警箴戒之助

誠意正心之要

戒逸欲

總論逸欲之戒

沈湎之戒

奢荒淫之戒

盤游之戒

卷五 奢侈之戒

大學衍義輯要 目錄

二

卷五

脩身之要

謹言行

正威儀

卷六

齊家之要

重妃匹

謹選立之道

賴規警之益

明嫡媵之辨

懲廢奪之失

齊家之要

嚴內治

官闈內外之分

官闈預政之戒

大學衍義輯要卷一

宋儒真德秀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帝王為治之序

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

敬也明文之發思深慮遠

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時雍

臣按此紀堯之功德與其為治之次序也洪荒以

來羲農黃帝皆有功生民而堯之功為尤大故曰

放勳欽明文思眾德之目俊德其總名也明俊德

大學衍義輯要卷一

脩身之事親九族齊家之事所謂身脩而家齊也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然

親眾則堯典其大學之宗祖歟

臯陶謨

臯陶所陳之謨

曰慎厥身脩思永

常思致慎悠久而不息也

惇敘九

族庶明

賢也

勵翼也邇可遠及遠在茲

臣按臯陶陳謨首重脩身蓋君身為天下國家之

本而慎又脩身之本也九族身之屏翰眾賢身之

羽翼篤敘勸勵則國與天下由此可推中庸九經

之序其祖此歟

伊尹作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欲繼成湯之德當在嗣位之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

臣按此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成湯躬行之故。

伊尹舉以訓太甲。親長者愛敬之本。家國天下。由此而推耳。

詩。思齊之二章。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臣按當時后妃有節儉之德。而公子皆仁厚。主姬

亦肅雍。則化行於家矣。中林武夫。莫不好德。汝墳

婦人。勉夫以正。則化行於國矣。與堯典若出一揆。

帝王無異道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二

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子。兄

兄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

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上九。威如吉。威嚴

則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反身者欲人君嚴於自治言動不苟非以猛

暴爲威也

大學。大學之道。全章。

臣按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脩其身。則自大

學始。

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三節。

或問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何也。朱熹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任之。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灑。是以富貴之親之厚之。而不任以事。是乃所以親愛保全之也。若親而賢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聘季爲夾輔。而五叔有土無官。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信任大臣而無以閒之。設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三

亂。范雎所謂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安得不慮耶。曰。不然。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耳。使知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賢否不亂矣。能以尊賢爲重。則大臣中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誤。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豈有知其姦。慝。姑使奉行職業。而又恃小臣以防之哉。夫勞於進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將上之猜防愈密。下之欺罔愈巧。不幸而臣之姦。遂其禍。固不可勝言。幸而主之威勝

則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

荀子。名請問爲國曰。聞脩身矣。而未聞脩國也。君者槃

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漢董仲舒對武帝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罔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揚子。名雄。字子雲。所著濃言。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四

雖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臣按一理可以貫萬事故治大在小。一心可以宰

萬物故治遠在邇。

宋周惇頤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也。其不善

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臣按惇頤之言與前聖相符契。蓋心不誠則私意

邪念紛紜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

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世固有勉於治外。而

其處家則或徂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

善。大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漢高帝能誅秦滅項

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

帝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疎則公道易行。親則

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

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

帝王為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書。大禹謨。大禹所帝曰。來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

臣按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

萬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學此而已矣。

益稷。禹稱益稷二人佐禹曰。都。美帝。慎乃在位。帝曰。兪

然。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俟志。以昭

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周公作立政。作此以戒成王文王惟克厥宅心。安宅其心乃克立茲

常事司牧。以克俊有德。

臣按文王之宅厥心。即大禹所謂安汝止也。成王

即政之始。周公恐其知文王之治。灋而未知文王

之心。灋故作此書。所陳皆命官用人之事。而必以

宅心為先。蓋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

本也。

洪範。禹治洪水。天錫洛書。灋而陳之。洪範是也。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武

勝殷殺紂以箕子歸而訪問之。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

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堙也。塞也。洪水汨亂也。亂也。陳也。列也。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也。與也。洪也。大也。範

也。灋也。九疇類也。彝倫攸斁也。敗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日貌

日言日視。次三曰農。厚也。用八政。日食日貨日祀日司空日聽日思。次四曰協用五紀。日歲日月日日星辰日歷數。次五曰建用皇

極。至也。次六曰乂。治也。用三德。日正直日剛克日柔克。次七

曰明用稽疑。卜筮所以稽決。次八曰念用庶徵。日雨日暘日暵

日寒日風日時。次九曰嚮慕。日壽日富日康寧日威日畏

用六極。日凶短折日疾日憂日貪日惡日弱極窮極也。

臣按武王克商未遑他事。首以彝倫之敘訪於亡

國之臣。蓋以彝倫者天之所設。治天下之常理也。天默陟斯民於善而合居之。我爲君師。未知常理之次。敘故訪問焉。箕子言水者五行之首。鯀治水不能因性順導而隄塞之。一行失性。則五行皆亂。亂則逆天。故上天震怒而不與。以大瀆九疇也。禹續鯀業。水安其性。天使神龜負文出於洛水。禹因數通理。次爲九疇。此彝倫所以敘也。運於天。則爲五行。賦於人。則爲五常。此天道之大。故首重之。人身五事皆性之本然也。敬用之。則能保其性而不喪。此人事之要。故卽次之。身心旣治。政事宜施。入政之用。皆以厚民生也。民政旣舉。則必敬天授人。推驗五紀。所以求合乎天也。皇成位乎中。當以極至之義立之標準。使人凜則焉。至於正直剛柔。因時順俗。君不可威福下移。臣不可顯忝僭上。此爲治之要。事有不能決者。則又卜筮以決於天。然後天人相參。事無過舉矣。極之建。否驗於五事。徵爲休咎。其應如響。尤當念念毋忽也。皇極建。則五福應之。堯舜之民。所以仁壽。人君所當嚮慕也。不建。則六極隨之。桀紂之民。所以苦夭。人君所當畏懼也。凡此洪範九疇。纔六十五字。而天道人事無所

不該要皆以君身爲本。此萬世之著龜也。

禮。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頌頊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之。惕若恐懼。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於鑑。於盥槃。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劔弓。矛爲銘焉。

臣按武王始克商。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踐阼。又訪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九

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矣。太公所告。不出敬義二者。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所由分也。武王聞之。銘器物。以自警誡。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歟。或謂堯舜而下。皆生知之聖。今以學言。何哉。蓋生而可知者。義理之源。若夫治己治人之道。不能無待於學也。傳稱堯舜禹湯。莫不有

師。攷之論語。則信而好古。孔子所自許。學之不講。孔子所嘗憂。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不如正之好學。自古生知之聖。未有不學者。雖商以前。未有學之名。然觀書所載。數聖心傳。君臣訓告。無非學也。願治之主。卽其全書而熟復之。將聖學源流。瞭然胸中。強勉力行。二帝三王之盛。可以企及也。今撮其大要。以見學者有本云。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書說命。

傳說所作

王曰。來汝說。台

子也

小子舊學于甘盤。

商賢臣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

往也

亳。暨厥終罔顯。

不知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十

所終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

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

行也

乃

汝也

訓。說曰。王人

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

積于厥躬。惟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

視也

于先王。

成湯

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

于庶位。

學字始見於此

臣按高宗爲太子。學于甘盤。學未大成。甘盤遜歸

荒野。高宗茫然無所于學。既得傳說。遂命之以續

甘盤之業。

詩敬之

羣臣進戒成王之詩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佛

同

時仔肩

輔弼之始當此負任

示我顯德行

願示我以

顯明之德行也

幸臣按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

行非後世務外者比

○漢高文武宣帝之學

漢高帝初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

曰乃公

自稱

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

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

下脩仁義灑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慙謂賈曰試為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十一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

乃粗述存亡之證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

善稱其書曰新語

胡宏曰賈之對宜曰陛下得天下非專馬上之力蓋

陛下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

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

幸約灑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為秦王庶幾三代得

天下之仁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

用蕭何為相養民以致賢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

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庶幾三代

取天下之義。不齷齪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庶幾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庶幾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此數者陛下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定。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示天下。詔萬世。使陸賈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官有制。嫡庶有辨。教養子弟。有灋。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爲人彘。趙王如意。淮陽王友。梁王恢之皆不得其死哉。又

安有審食其。潰亂宮闈之醜。而呂氏至於族滅。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灋。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臯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禮貌大臣。蕭相國不繫獄。黥布陳豨盧縮韓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制。尊君抑臣。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難於傾拔。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如

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冤苦失職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

臣按賈雖云脩仁義瀛先聖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閒事。安能舉其君於帝王之隆哉。此宏所以惜也。

文帝時賈誼爲長沙王傅。帝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

福也。

坐宣室。殿名。上因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

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三

臣按鬼神者陰陽造化之謂。帝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誼道其故。帝爲前席。必深有感於心者。惜史氏不載也。然鬼神之事難言。孔門惟季路宰我問之。其他問仁。問孝。問政而已。蓋幽明二致。理本一原。知仁義。則知陰陽。能盡性。則能至命。誼之對。亦嘗及此否邪。厥後新垣平以詭詐進。帝爲之惑。是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帝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終愧於古。惜哉。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

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臣按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使能用其言。而有履道之實。所至詎可涯哉。又曰。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仲舒之學。純乎孔孟。其告君必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十四

以堯舜。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日陳二帝三王之道。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淫之失。窮兵夷狄之禍。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絕。闕庭流血哉。武帝志學而不知所以學。爲可惜也。

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語。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凡百篇。皆人主軌範。帝旣知可觀。文止從問一篇。猶弗好也。然聖經之蘊。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果能服膺此篇。則脩己治人。

亦有餘用。考帝行事未與書合則亦徒問而已。果何益哉。

武帝詔求能爲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詩首關雎。重風化之原也。而武帝之衛后以

六經。謳者進。李夫人以倡進。大本如此。他可知矣。故窮

奢極欲。則非鴛鴦之義。重賦橫斂。則昧碩鼠之戒。

以天旱爲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讒言殺太子。

不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誦詩三百。不達於政。雖

宣帝多亦奚以爲武帝近之矣。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五

宣帝高材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又詔曰。朕不

明六藝。六經鬱不明於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

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通也究窮也其意者

二人。蓋漢之世。其爲書之義。重慎於此。慎於此。則其

元帝爲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灑東以刑名繩

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

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

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按宣帝以陰陽風雨未時。由其不明六藝。闇於

大道可謂卓然有見。然欲舉正身明道者，乃寂無聞焉。夷攷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爲迂闊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不汲汲於功利，其與帝柄鑿將有甚焉。雖有正身明道之士，其肯輕爲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其爲道若白黑異色，清濁異流，不可雜也。帝乃以霸王雜用爲漢家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子爲政焉用殺。正欲純任德教也。又嘗立書春秋於學宮矣。書紀文武成康之政，春秋尊王道黜霸術。正欲純用周政也。帝乃曰：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受書春秋不必立也。俗儒不達時宜，固不可用，獨不當求真儒而用之乎。以高才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基後來之禍也。

○漢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漢光武受尚書通大義。

帝受尚書大義於廬江許子威。

召桓榮入說甚

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視朝日昃

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

卽顯宗

帝見帝勤勞不怠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臣按光武早爲儒生及卽位孜孜經術宜其光復舊物身致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其時儒臣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愧刑家之義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蓋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憾焉。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七

顯宗孝明帝十歲通春秋既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卽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命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之後三雍謂明堂靈臺辟雍成拜榮爲五更者老而更事者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下語講說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

臣按先儒胡寅謂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高致惜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

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斯言當矣。

肅宗孝章帝少寬容好儒術爲太子。受學於張酺。及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臣按章帝尊經事師。不愧前人。又能戒顯宗之苛。置明切事從寬厚。奉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養元元。學除苛法。後人稱爲長者。雖由天資之美。亦其學觀大之力也。師臣如張酺。雖質直守義。數有諫正。然所學不過章句。又以嚴見憚。不得久在左右。故所以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五

輔成德美者如是而止。

唐太宗身屬囊韉。風灑露沐。然銳情經術。卽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旣卽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閒。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臣按太宗畱情經術。置館議事。此三代以下所無。故陸贄舉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所以致貞觀之治也。我朝列聖妙選名儒。環侍經幄。適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所以緝熙聖學者無異。

貞觀夫晝訪足矣。又必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晝坐朝堂。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輳於前。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卽嬪御之徒。紛華眩目。淫巧蕩心。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尤深於晝訪與。

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臣按太宗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得失。於三聖傳授之微旨。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姦諛小人。亦廁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五

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詔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按後世賢主。脩身寡過。則有之。其知從事於心。懼姦佞之乘。則未有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爲易入。而嗜欲又其最焉。故朋淫于家。益之所以戒舜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

宗能嚴姦佞之防。未能脫嗜欲之窳。閨門之內。既多慙德。武才人狐媚之惑。卒基異時移鼎。祚翦宗支之禍焉。蓋天姿雖高。學力尚淺。卒無以勝其最甚之害。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

元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以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待以師傅禮。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說爲脩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大舉行義。輯要。卷一

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三

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使得真儒輔導。自陳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必格物以致其知。而張九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正其心。而惠妃太真之蠱媚。王鉞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必脩身以正其家。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祿山瀆亂。官闈之醜哉。惜張說僅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儒。所講明啟沃者。僅如此。是以文物雖盛於開元。帝心已溺於燕安。女

子小人。內外交煽。根本日蠹。尋致禍亂。然則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爲師。以身心爲主。未見其有益也。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元宗撰開元訓誡。帝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權倖。曰戒微行。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謹征伐。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節儉。曰獎忠直。曰脩德政。曰諫改獵。曰錄勲賢。分爲上下卷。自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書寫於屏。大學衍義輯要卷一
三
風列之座右。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爲龜鑑。用意美矣。然平蔡之後。驕侈遽形。裴度以忠直見疎。李逢吉以讒諂用。皇甫鏞程昇以羨餘進。是邪正未嘗辨。賢臣未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勲賢未嘗錄也。土木興。則反於節儉。聚斂行。則乖於德政。所謂十有四條。無一不悖戾者。憲宗知監前代成敗之迹。而不
知古人大學之源。藩鎮未平。猶能勉強策勵。一旦奏功。侈然自肆。屏障雖在。志慮已移。視之爲虛器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當時羣臣獨一裴均能進

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焉。故爲人臣而不知大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吹簫度曲。被歌聲。分刊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康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魏文帝魏武帝曹操之子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備歷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陳壽曰。文帝天姿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三

該。若加以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識。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臣按帝爲太子。與文士王粲阮瑀輩游。號建安七子。其藻麗則誠有之。然爲嗣則喜見顏色。居喪則燕樂不衰。薄同氣之恩。殺無寵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戮諫官。是於人君所當勉者。不知勉。書論詩賦。特末技爾。乃侈然自銜。謂莫己若。識度如此。宜爲史氏所譏也。

後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

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按書籍雖多其切於君德治道者六經論孟而已。人君一日萬幾無暇徧讀博通。苟專精其一二兼致力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命儒臣敷陳歷代得失。則其開聰明而發智識者豈少哉。惜乎李先凡陋智不及此。徒使魏主以聚書爲美而無得於書。求神仙濫刑戮溺聲色卒以無道殞其身。雖圖書山積果何益哉。

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畱意。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三

臣按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知此義則玩乾健以養其剛體。離麗以養其明。威福必正。賢姦別白。何至習成柔懦。聽用匪人。權歸閹寺。至以赧獻自比哉。其於書史無分毫之得。正坐以之自娛故耳。

後漢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諸爲尺牘及工書烏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樂松等引無行趣執之。徒置其閒。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

臣按詞賦小技壯夫且恥爲之况人主乎。人主所好必有伺其意指者。雖文賦書篆亦爲小人媒利之階况其他乎。惟游心經術恬淡寡營則姦邪無得而窺矣。

陳後主叔寶以官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謂之狎客。其後隋伐陳。獲叔寶以歸。從隋文帝飲賦詩。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乎。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能更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十四

臣按陳隋二君工於詞藝。一則君臣相狎。一則君臣爭勝。卒底亂亡。然則詞章非所當作乎。曰。虞帝勅天之歌。大禹朽索之訓。成湯官刑之制。炳炳烺烺。垂耀于古人。君所當法也。大風之安。不忘危。猶見英主遠慮。金鏡之任賢。去不肖。亦足昭示子孫。揆之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鏤組織。與文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况淫褻猥陋。如陳隋之君乎。臣故著此以爲人主溺心詞藝者之戒。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宋儒真德秀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性人心之善

書湯誥

作此以告萬方

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順也有恒性

克綏

安也

厥猷惟后

臣按漢儒以衷為善臣謂衷即中也自天所降而

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人受於天

清濁不同必賴君師之作順其有常之性而開迪

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教六德六行皆其事也因其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一

性而教焉是之謂順觀若之一言則人性本善可

知矣猷者道也道即性也以體而言則曰性以用

而言則曰道其實一也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

能凡父慈子孝皆自然而不可易當然而不容已

是之謂安蓋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厥後

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孟性善之理益

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成湯始

詩烝民

尹吉甫作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臣按程頤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朱熹亦曰。陰陽迭運者氣也。而其理則所謂道。理與氣未嘗相離。繼之而出莫非至善。成之在人。則曰性焉。理無不善性。豈有不善哉。性善之理。至孟子而益明。然其源實出乎此。

乾文言

孔子所作

曰元

大也始也

者善之長也。亨

通也

者嘉

美也之會

也。利

宜也

者義之和也。貞

正而固也

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

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四德之說。朱熹盡之。以此觀之。天人未嘗不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二

一。第天無心而人有欲。天無心故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

元亨是發出故曰通

利貞

是收斂故曰復

人有欲。故惻隱發而殘忍奪之。辭讓發

而貪

冒雜之。羞惡發而苟且閒之。是非發而昏妄

賊之

遂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吾亦

有此德。屏私欲。養正性。則吾身之仁義禮智。卽天

地之春夏秋冬。况人君以天德居天位。則善端萌

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所

者利也。心既溥。物還復寂然者貞也。無物不有。無

時不然。然非剛健則不能行。惟自强不息。人欲不

得以前之然後終始萬物與天同功。義理之源莫大於此。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臣按子思言天命之性。卽湯所謂降衷。言率性之道。脩道之教。卽湯所謂克綏厥猷。惟后。前後更相發明。而朱熹之論性道與教。皆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爲性。以虛無爲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爲教者。真妄是非。不辨而明矣。○以上論天性人心之善。或謂以此爲人君致知之首。何也。曰。人君所當知者非一。而性善爲宗。知性善則知人皆可。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三

爲堯舜。孟子以此告滕世子。曹交庶幾其道得行。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也。不幸邪說放紛。正理衰熄。當時之君無能尊信其言。未幾荀卿爲性惡之說。李斯荀卿弟子本之以相秦。剗滅先王禮教。一以嚴法峻刑毒天下。由其以人性爲惡故也。

由治己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教。閑邪存誠。克己復禮。治己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己之善可復。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治人之教也。教之功至則人之善亦復。若夫以己性爲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身。是自暴者也。以人性爲不善。而不以聖

人之道治其民是暴天下者也。

○天理人倫之正

兼言五倫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事也。君臣而下皆二德相濟。惟姑也。一於慈而從。婦一於聽而和。均無取於剛勁。

漢白虎通義

章帝時論五經同異於白虎殿作此書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

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

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何謂綱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四

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萬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臣按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

也。蓋天下之事。本於人倫。故三綱正。則六紀正。而

萬事無不正。猶舉網者提其綱。紀而眾目畢張也。

若綱紀不正。欲事事而理之。猶整亂絲。其能治乎。

○天理人倫之正

通言人子之孝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此天子之孝。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天子之孝。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諸侯之孝。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大夫之孝。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水旱饑饉之屬不生。禍亂甲兵寇戎之屬不作。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著也

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五

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易。蠱初六。幹父之蠱。蠱字從蠱。從皿。皿。食器。皿。敗壞之象。故以治事爲治蠱。有子。

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臣按。易雖通言人子之道。而王者承祖考之業。則

幹蠱尤大。若唐之元宗。憲宗。始初清明中。與帝業

祖考有光。其後志驕。以怠。浸弗克終。則反吉爲凶。

其可忽哉。

論語。孟懿子問孝。全章。天下不嫌小國之臣。

臣按孝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爲人子者。少違斯言。其可以立於天地閒乎。故合而著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臣按謹身自愛。自士庶以上。皆所當知。而人主之志。齊身宗廟社稷之所託。其責尤重。故漢文帝嘗騎馳下峻坂。袁盎諫曰。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此言足深儆矣。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六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所居。慮其所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微見貌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

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忌日之名始見於此。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臣按父母所愛而薄之。是薄吾父母也。父母所敬而慢之。是慢吾父母也。若晉武惑馮統之讒。不思太后丁寧之語。而疎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二君者皆禮經之罪人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七

臣按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伐木殺獸。不以其時。是無仁心也。安有不仁。而能孝者耶。物猶如此。况於骨肉之親。民生之類。其親之仁之。又當何若耶。秦二世疎忌同姓七公子。死於社。漢武以一馬興師。暴骨萬里之外。其爲一木一獸。不旣多乎。此又不孝之尤者也。臣故推行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意。

○天理人倫之正。

帝王事親之孝。

書堯典曰。有齔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和也。

孝。烝。

進也。

烝。火不格。

至姦也。

言感其孝德故進而又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也。

不獲。臣按舜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感化非

至誠之積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烝之浮浮爲

譬。其意謂甑之炊也。火然於下其氣相續故能通

徹於上。舜之積誠感父亦猶是也。其說得之矣。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二節。

臣按昔羅從彥論此曰。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

定。彼弑君弑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嗚呼。罪

己而不非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己。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者亂臣賊子之志也。

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

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掌內外通命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

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

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

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土必在。察也。視寒暖之節。食

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也。有原也。勿再也。已進者。應曰。

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未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

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旬有二日乃閒。

瘳也。

臣按文武事親萬世帝王之法也。後世惟漢文帝爲代王時太后病不解衣交睫者三年。藥非口嘗不進。庶幾於此。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高帝父之教訓。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爲太上皇。

唐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九

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按范祖禹曰。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寢生。

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爲節。非能以義正君也。臣謂太宗思親發於真誠。至今讀者爲之感愴。明皇君

臣上驕下詔。大陳燕享。創立節名。致後世沿爲故

典。臣子以此爲尊其君固已未矣。人主亦從而忘其親可乎哉。近代以來士大夫又以其尊君者而尊用事之臣。餽遺歌頌視人主之生日。殆遠過焉。又何義也。

肅宗平兩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興慶宮。上時自來城往起居。上皇亦閒至大明宮。內侍李輔國欲立功。固寵。乃與張后共謀。遷上皇於西內。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十

臣按肅宗平長安。上皇自蜀還都。曰。朕爲五十年太平天子。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此元結之頌。所謂宗廟再安。二聖重權也。豈不盛哉。徒以內侍握兵。妄爲讒間。而迫遷之。謀出焉。所以然者。肅宗柔懦。無斷。張后輔國得以劫之。以天子之貴。不能庇其父。使抑鬱成疾。肅宗之罪。上通於天矣。方其少在東宮。本以孝名。儻能勵乾純之德。絕柔道之牽。當輔國進言時。奮發威斷。斥其離間之罪。執而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二帝懽然。和氣充塞。彼爪牙之士。誰無父子之情。告戒明切。必將幡然。

悔悟孰肯舍仁孝之天子。而從悖逆之內侍哉。帝乃一無所違俯首垂涕。將士疑其心許不復有言。此輔國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姦臣離閒骨肉幸以利害使之疑懼保身之念勝則愛親之志衰。肅宗之罪正坐於此。

○天理人倫之正

長幼之序

詩皇矣之三章。

大雅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

泰伯

篤

厚也

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

亡奄也

有四方。

泰伯見王

季生文王有聖德知天命必在王季故適吳不返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臣按王季友泰伯蓋因心之本然非以其遜己而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十一

後友之也。後世如漢顯宗以東海王彊遜己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己而友之。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心則異。此天理人欲之分。漢唐之治所以不若周之盛也。

棠棣

小雅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此詩。

臣按周公使二叔監殷。二叔以殷畔。公奉行天討。使他人處此。必且疾視同姓。惟恐疎棄之不亟。而公作此詩以燕兄弟。綢繆反復。比諸棠棣華鄂之相依。脊令首尾之相應。雖忿鬪於牆。仍禦外侮。愴然閔惻之情。溢於言外。故有周世賴宗強之助。安

於磐石厯遭變故根本不搖。至襄王以狄師伐鄭。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

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襄王不從。果召狄難。嗚呼。欲知兄弟相須之切其深味此詩也。

行葦。大雅言兄弟具爾。忠厚之意也。吳林曰葦之又也風雅

而無臣按人主深體此旨雖一草一木不敢輕於摧折。

林林况骨肉之戚而縱尋斧乎。其宗族骨肉猶若斷也。

角弓。小雅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西不賦思民策

臣按弓之爲物張則內嚮弛則反背。骨肉之親親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三

之則附疎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也。懲角弓

葛藟。王風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而作此詩。

杖杜。晉風刺時也。刺晉昭公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

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疏一草一木不棄雖杖杜

行葦臣按角弓葛藟杖杜三詩。正棠棣行葦之反也。周

幽王不親九族民皆效之。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

甚焉者也。故詩人刺之曰。爾若是則民將爭奪而

致亂亡矣。平生疎遠兄弟而以他人爲兄弟。所謂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詩人曉之曰。爾疎其所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詩人曉之曰。爾疎其所

親親其所疎人亦將莫我顧晉昭公獨居而無兄弟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故詩人諷之曰人無兄弟何不與行道之人相親附而俟助乎以此三詩與棠棣行葦參玩則成周所以興幽平所以壞晉昭所以滅亡皆灼然可見矣

春秋傳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三

胡安國曰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爲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軌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致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况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

首誅其意以正人心。其後公沒未幾而嫡奔庶立。公子互爭兵革不息。亂之初生起於一念之不善。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不可參以私欲也。

漢文帝卽位淮南王長。

高帝少子孝文之弟名長

自以爲最親驕蹇

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及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後謀反事覺。不食而死。上悲哭葬以列侯。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憐其失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

臣按淮南王長之死。非文帝意也。不從丞相御史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十四

列侯所議之罪。而但廢王遷蜀。欲其思過自改。豈有意於殺之哉。及其既死。哀矜愍悼。旣誅不發封之吏。又以禮葬之。侯其諸子。賜諡置園。可謂得親親之誼矣。雖然。帝之待淮南。不得爲無過。易曰。童牛之牯。元吉。言牛之童者。角未能觸而制之。則爲力也。易。方長之擅殺列侯。入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固已桀驁難制矣。帝於此時。當使吏治其國。畱之長安。選名儒通經術。有行誼者。朝夕陪輔道。以先王之訓典示以漢家之明刑。幸而能悛。則復使之國。否則或徙之小邦。或降之通侯。長必悔艾。思有以自復。帝

既弗誅又不聞有所訓敕使之歸國於是益驕且橫是陷長於惡也其後不從賈生之諫王其諸子

則又失之蓋長非無罪而死者帝憐之而侯其子

亦足以奉祀漢之列侯但食租稅不能為亂乃瓜分淮南之壤悉

王其三子王則地大民衆權可為亂此賈誼所謂擅仇人以危

漢之資卒啟後來淮南衡山之禍是於失之中又

重失焉其視舜之於象仁義兩至者為何如耶臣

謂後世不幸有處親戚之變者當以大舜為法

唐太宗貞觀中諸王荆王元景等皆太宗弟之藩上與之別

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五

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

已 臣按太宗此言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孟子謂四

端在我擴而充之太宗惓惓於諸王之別是有惻

隱之心而不知所以充之亦可憾也

明皇素友愛初卽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在禁中

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

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

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聞之言無自而入

宋王成器本明皇之兄先已立為太子明皇為臨淄王定內難成器遂力辭儲位睿宗許之立臨淄為太子

范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於兄弟。睦於太姒。故慈於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推此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而不能於彼。非才不足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閒無自入焉。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乃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武惠妃譖太子瑛廢之。鄂王瑤。光王琚。皆爲庶人。尋賜死。爲人夫。則以嬖黜其妻。嬖武惠妃廢王皇后。爲人君。則以非罪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殄戮其臣下。

殺御史周子諒。

是皆不能充其類也。

○天理人倫之正。

夫婦之別。

禮記。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國君昏禮爲大。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冕而親迎。未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

乎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書元詩之闕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

易坤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臣按陽者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陰者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在天道則乾始之坤生之。陽主歲功而陰佐陽以成歲。在人道則夫主之妻佐之。君臣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亦然。妻與臣雖有善美含而晦之。從其事而不敢尸其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歸之天也。則

為妻其可擅家之柄為臣其可擅國之柄乎。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又稱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

害于家凶于國其指一也。可不戒哉。君臣之道

○天理人倫之正。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

德。其本

益稷。虞書帝庸作歌曰。勅戒天之命。惟時惟幾。微乃歌曰。

股肱謂喜哉。元首謂起哉。百工廣熙哉。臯陶拜手稽首。

颺言

大言而疾曰颺

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法度欽哉屢省乃

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

歌曰元首叢脞哉

頰碎

股肱惰哉萬事隳哉

臣按范祖禹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

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

苟容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

不任君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斯言得之然

帝此歌本爲勅天命而君臣倡和無一語及天者

脩人事所以勅天命也

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六

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有位之人

用側頗僻

不平不正之意

民用僭忒

臣按此箕子爲武王陳萬世君臣之大法也或謂

吳楚僭天子魯之三家僭諸侯不聞其害與凶何

耶曰惠迪吉從逆凶順乎道則吉逆乎道則凶也

臣而僭上卽所謂害卽所謂凶也况吳楚之篡殺

相尋季孟之家臣繼叛又非凶害而何吁洪範九

疇箕子受之大禹大禹受之於天片言隻辭莫非

天理而可違乎以此坊民猶有竊弄威福如齊田

氏選物上第盡歸私室如漢董賢者

詩籟兮。鄭國風刺忽。昭公名也。君弱臣強。指祭仲不倡而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臣按籟兮之刺言臣強而已。至此則一國之權盡歸祭仲。夫天下未嘗無賢。雖權臣用事時亦必有不肯阿附者。若齊之權在田氏。而有晏嬰使景公能與嬰圖之。田氏未必能篡國。魯之權在季氏。而有子家羈使昭公能與羈圖之。季氏未必能逐君也。此詩蓋當時賢者所作。不遇於君而不忍自絕。故雖不與言。不與食。而幽憂憤切。至於不能餐。不能息焉。其心之忠厚何如哉。使昭公能用斯人。必將有以處此。而竟不用也。故祭仲得以竊廢立之權。遂忽如棄梗。置突。厲公如易棋矣。先儒以日君狡童爲非禮。臣以爲此發憤之辭。辭雖不遜。心則倦倦。讀者毋以辭害意可也。

論語。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禮。

全章。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全章。

臣按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

禮。其臣亦懷利苟從。無復忠君之意。故孟子以此

警之。昔魯穆公問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

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告齊王卽子思之告穆公也然其詞益峻切矣揆諸孔子告定公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爲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否不遇於齊二宿出晝猶幸王之一寤而追己曷嘗以寇讐視其君哉詩鹿鳴小雅燕羣臣嘉賓指與宴之臣也旣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各盡其心也

臣按朝則曰君臣燕則曰賓主先王以禮待臣如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十一

此

禮記曰君子

人式

黃髮下卿位

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

車

臣按式黃髮所以敬老下卿位所以尊賢漢世待宰相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或其遺意歟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臣按衛有太史柳莊社稷臣也獻公聞其死釋祭而弔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則屠蒯以爲譏春秋時君臣之閒愛且敬猶若此三代之盛可知矣

古道既淪斯禮埽地惟唐太宗於房杜魏三臣其

疾也憂惻之其亡也愍悼之

杜如晦疾上自臨視既薨上每得佳物輒

思如晦遣賜其家語及必流涕後夢如晦若平生救所御饌往祭房元齡疾上令肩輿上殿因留宮中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病篤上自臨視握手與談悲不自勝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後數日而於張公謹之殛上夢徵若生平及旦奏徵薨

雖辰日不爲輟哭視古蓋庶幾焉太宗亦賢矣哉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

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

隅也

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

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廉恥節禮以治

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三

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

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

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

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笞

音罵棄市

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

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又曰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

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

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

取也

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又曰。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烹。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

臣按。臯陶賡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周公獻卜。而成王拜之。帝王以禮遇其臣若此。自秦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三

以後。尊君抑臣。君之於臣。恃名位足以牢籠之。祿利足以鼓舞之。君亢然自尊。如天地神明之不可親。臣退焉自卑。如僕隸趨走之唯恐後。上下之情。隔亂亡之禍生。易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者。宗廟也。

○天理人倫之正。事君之忠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齊其土。昏慎非人。跌也。外如。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齊全章。盡美以昏慎臣。按程頤曰。天下治亂繫乎君心。心之非即害於

政。故孟子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正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張栻亦曰：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感通之。使自消靡焉，所謂格也。頤栻之言，深得孟子本指。

漢武帝方招文學儒者，謂汲黯曰：吾欲云云。言欲施黯仁義也。

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上怒，變色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

之戇也。愚而直也。羣臣或數責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

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

奈辱朝廷何？黯病巖，助亦時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三

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愈人。然至其輔少主守

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

黯近之矣。此言汲黯之忠直也。

上怒臣按人臣之義，以忠直爲本。故上取孔孟之言，下

擇曰：迄汲黯之事，欲人君知盡言極論者，乃所以尊君

尊親，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用之也。從諛承意者，乃所

以欺君慢上，不惟察之，而又當遠之也。汲黯之直

武帝以爲社稷臣，卒不能用。公孫弘輩乃寵任始

終焉。蓋以佞邪爲適己，不知其益己之疾也。以忠

直爲拂己，不知其成己之德也。此汲黯之深心也。

○天理人倫之正朋友之交

詩伐木小雅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矣

臣按鹿鳴之詩曰燕嘉賓以臣為賓也伐木之詩

曰求友生以臣為友也為賓為友敬之至矣蓋先

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君臣

相臨之分也

禮學記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祭則弗臣

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所以尊師也

臣按湯於伊尹文武於太公望成王於周公皆師

之也故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而傳亦有師

臣友臣僕臣之別後世惟漢高帝之於子房光武

之於嚴子陵昭烈之於孔明庶幾能友其臣若漢

明帝雖以師禮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非

三王四代之所謂師也

○吾道源流之正文淵不棄不毀齊陳氏薛氏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湯建中于民命之五德也

孟子曰湯執中

臣按中者天之所命民受之以生者也其理散於事物之間聖人迭興以此爲制治準的曰執者操之以揆事也曰建者立之以範民也其體極天理之正則名大中其用酌時措之宜則名時中聖賢傳授道統此其首見於經者然必審於危微致其精一然後有以爲執中之本

以上言中

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三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瑩獨

民之微賤者

而

畏高明

位之尊顯者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

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也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朱熹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自漢孔氏訓皇極爲大中。諸儒皆祖其說。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先儒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作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容寬大之言。因復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言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

臣按洪範之書。自漢儒以皇極爲大中。後人因之。而箕子之本指。湮晦者數千載矣。朱熹始以人君立至極之標準爲言。乃知人主凡脩身立政。必極

其至然後有以稱其至尊至極之位。箕子復生不
易斯言矣。以上言皇極 大哉巍巍然。五鳳皇。太子晉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全章。大哉曰克己復

臣按克者戰勝攻取之謂。私欲害人。甚於寇賊。故
必勇而克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是但欲
抑遏不行。夫子所以不許其仁。若克己者。奮然決
去。如去惡木。不但翦其枝條。而必除其本根。非顏
子大勇聖人肯輕許之哉。仁之一字。見於經者。自
仲虺之誥始。曰克寬克仁。彭信兆民。伊尹繼之。曰。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前乎此者。如虞書所謂好生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七

之德安民。則惠雖有仁之實。而未有仁之名。至商
書而名始著。然所言皆仁之用。惟此章乃仁之體
也。二帝三王。雖無己可克。然舜之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禮制
心。其用功無異於顏子也。有顏子爲仁之體。乃有
帝王行仁之用。成已成物。相爲終始也。有天下者
曷嘗無好仁之心。而爲仁之難。反甚於學者。以物
欲之害者衆耳。詞人作賦。乃許漢光武曰。克己復
禮。允恭乎孝文。夫光武雖賢。然廢正后。易太子。皆
私欲也。其得以是稱乎。若唐太宗之濟世安民。不

可謂無仁之用者。要亦以其從諫改過粗知自克而自克之功少。自縱之失多。故僅能爲太宗之仁。而不能爲二帝三王之仁。明君立志務學。以帝王爲的。而不以漢唐自安。當於孔門克復之功。實用其力。必至天理全。而人欲泯。則天下歸仁有日矣。

以上言仁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三嚴二節。小人反非中。

程頤曰。欲知中庸無如權。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廳之中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天

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楊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如一尺之物約五寸之中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大小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大小之中也。則釋五寸之約。而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

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時中。蓋所以爲權也。

臣按時中之義以乾卦六爻言之。飛躍見潛各當其可。中也。當潛而見。當飛而潛。則非中矣。以洪範

王三德言之。剛柔正直各適其宜。中也。宜剛而柔宜柔而剛。宜正直而或剛或柔。則非中矣。人君撫世

應物必以致知爲本。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一節。

臣按三德雖人所同得。然或勉強矯飾。則知出於數術。仁流於姑息。勇過於疆暴。而德非其德矣。漢

大學行義輯要 卷二

完

高帝溺嬖寵而兆人彘之禍。以私欲蔽其知也。晉武帝違親命而虧介弟之恩。以讒賊害其仁也。唐

太宗於廢承乾立子治之際。幾不能決。以愛牽其勇也。然則人君於三德。其可使有一之闕哉。其可

有一之不出於誠哉。以上言誠 矣。與非中矣。人君燕世

王子塾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全章宜闡而美宜 臣按塾本國君之子。觀其所問。必有志之士也。是

時戰爭。好殺盈野。盈城所戮皆無罪。此不仁之甚也。侵人土疆。奪人寶貨。非其有而取此不義之甚

也。當時之君習而不覺。故孟子斥言之。使所居常

在乎仁。所由常在乎義。所以救橫流之禍。全生民
之命。其功豈少哉。以上言仁義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一節

臣按：自昔亂世，非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李斯嘗諫二世矣。而三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亡之道為可樂也。武帝垂耄而能聽田千秋，故漢不至於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不至於亡。此不仁而與之言猶可以存其國也。然亦僅免於亡耳。若仁人在上，雖居治安之世而樂聞危亂之言，是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此豈武帝、德宗所及哉。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一節

臣按：朱熹謂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自疎及親，斯言盡之矣。梁惠王貪於土地，以子弟殉之，故孟子譏其不仁。後世有以信讒殺其子，如漢武帝、唐明皇者，其事雖異，皆由私欲之蔽而喪其本心也。以上言不仁

○異端學術之差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臣按：異端之名始見於此。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

子所指未知爲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之言必有爲而發。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全章

臣按孔子沒而異端作。戰國時鄒衍淳于髡田駢之徒各挾術著書以干世主。至申不害商鞅輩害尤甚焉。而孟子所距惟楊墨二氏。何哉。程頤嘗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陋而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其心則一。孟子正人心以承三聖。所以功不在禹下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三

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臣按武帝卽位。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中。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以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質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皆刑名之學。秦與儀則

縱橫之學也。鞅之相秦廢井田開阡陌以術欺鄰國。襲破其師。刀鋸斧鉞橫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其慘覈少恩可知矣。申韓之術大抵類是。儀秦以辯舌縱橫傾亂人國。此皆生民之蠹。正道之賊也。漢初若蒯通朱建輩皆踵儀秦故轍。儒者如賈誼鼂錯亦皆明申韓而溺於異學。不有仲舒昌言排斥道術何自而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爲不在孟子下。惜武帝不能寘諸丞弼之地使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橫進。張湯杜周之徒以刑名用。晚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一江充實爲之。其人蓋兼刀筆口舌之能者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司馬遷

武帝時人
作史記

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

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

臣按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摭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元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

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
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

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

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為粗迹。以空虛為妙用。蒙
莊莊周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

效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
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可

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
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籍皆晉人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魏人何晏晉人而極皆

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
本源一差。其流必甚。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

之道為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
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

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
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不

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文帝用
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

子之道。其成功當不止是。若武帝於儒術特崇其

名。其所以斃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術何與焉。臣不得以不辯。

武帝卽位敬鬼神之祀。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神山。脩封禪。乃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勞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歎嚮時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言

臣按神僊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秦皇帝復求之。漢武帝又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愚惑。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以方士爲妖妄。盡斥罷之。而年幾七十矣。海內虛耗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成帝末年。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疏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

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廷。上善其言。

光武信讖議。郎桓譚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伎數之人。增益圖書。讖緯符命之類。矯稱讖記。以欺惑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帝不悅。

臣按新莽居攝。假稱符命。以惑衆聽。行篡竊之謀。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三

光武誅新復漢。宜削滅其書。以絕禍本。乃以赤符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畔。徒起亂賊之心。果何益於世教哉。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後之爲正義者。復祖焉。先朝歐陽脩。乞取九經之疏。刪讖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

明帝

顯宗

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

其像。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此佛法入中國之始。

臣按是時所得佛經。緘之蘭臺石室。所得佛像。則

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雖好不過潔齋脩
祀而已。及英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
立祠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寢盛。五胡之君若石勒
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
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為賢主亦幸其
寺。脩齋聽講。至於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明
帝始。

魏正始

魏主曹芳年號

中尚書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元荀粲

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

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成風不可復制

是時司馬懿專國晏蓋曹爽之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三

黨

景元中

常道鄉公年號

中散大夫嵇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

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尚虛無蔑禮法縱酒

昏酣遺落世事謂之放達祖老莊也

未幾魏禪於晉

晉武帝時王戎為司徒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

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慕效之衍弟澄及阮咸謝

鯤畢卓等悉以任放為達醉狂裸體不以為非自何晏

等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衍等愛重之士

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

俗已成亦不能救

元帝渡江初。王導爲政。陳頽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覆者。正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弭雅。政事者爲俗人。今宜改張。然後中興可冀。導不能從。

庾亮鎮武昌。辟殷浩爲記室。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

武帝時。豫章太守范甯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淪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敗亡豈能同百姓之視聽哉。故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梁簡文帝爲太子時。講老子於華林園。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清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爲戒乎。未幾侯景作亂。武帝餓死。簡文弒殞。

臣按清談起於曹魏。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其末則欲爲老莊氏役而不可得。老氏蓋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始無而今有也。何晏王弼設爲元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敗。毫髮不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脩。惟空曠無心。乃爲知道。不但背於先王。并老氏本旨亦莫之究焉。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

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當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而理則已具。其得謂之無邪。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爲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吾儒之道無一非實。故立心必以實意。脩身必以實踐。講學必以實見。行事必以實用。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何晏戎衍殷浩輩。雖高談空妙。而於名寵權利。未嘗忘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何不并此而無之邪。豈一切皆無。而此獨真有邪。其視老氏之無爲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

大學行義輯要

卷二

三

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者。果何如邪。此所謂欲爲老莊之役而不可得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溫以爲神州陸沈。百年邱墟。

王夷甫

衍字

諸人。不得不任其責。陶弘景之詩有曰。

平叔

晏字

任散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

于官。何敬容亦有江南爲戎之歎。蓋自晉及梁亂亡相繼。皆學老莊而失之罪。推原其本。亦老莊之罪也。有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爲師哉。

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奏作靜輪官。必令極高。不聞

雞犬。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未幾浩以事坐誅魏主壽為臣所弑

臣按魏燾夷狄之君。其為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為研精經術。不喜老佛。乃怵於道士之言。以人鬼詭妄為可信。是又出老佛下矣。然則人主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事天。曰。顧諟明命。文王之事天。曰。翼翼小心。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儼然自持。常若對越。不待覩儀觀受符契。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三

而游衍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矣。

梁武帝大通中。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靜大舍。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眾默許。乃還內。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墜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是夜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土木。倍增

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明年侯景舉河南來

歸又明年景反陷臺城上以餓殂

臣按武帝以萬乘之尊自舍其身爲佛斯役卑佞極矣。殫府藏腴民膏以資塔廟尊奉極矣。以蔬麩易宗廟之犧牲於文錦戒人禽之形像反逆不誅。剽盜弗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漢武貪僊終致虛耗。梁武佞佛卒召亂亡。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夫迎維以嫡嗣而做屍王位。褻裳去之。釋迦者迦維國王之嫡嗣舍王位而入山學佛帝以篡弒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疆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至死貪戀如此豈真能舍者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早

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圖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實以誑佛也。且織文形似猶不忍戕民之性命豈烏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曾不少卹。是名雖小仁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祏。武帝未生太子統時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爲子及統生正德還本封西豐侯意快快遂奔魏已而逃歸復其封爵後進王臨賀侯景反正德爲內應導之以犯闕又與景約克城之日毋得全兩官兩宮謂帝及太子綱也若綸若釋或總雄師或

鎮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邵陵王綸

督諸軍討侯景不力戰湘東王繹方其弟兄相仇

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武陵王紀與繹相攻繹殺

攻岳陽王詵於襄陽詵皆湘東此無他帝所學

姪也其後詵引魏兵殺繹於江陵

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爲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

不父其父。三四十年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

唐代宗始未重佛。嘗問佛言報應果有之邪。宰相元載

王籍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

已定雖有小災終不爲害。故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聖

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

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

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良田美利。多歸僧

寺。載等侍上。日談佛事。政刑紊矣。

臣按代宗問報應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必告以

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使知天道不可誣。而惟

自強於脩德。載等無一語及此。而以宿植福業爲

言。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

濟世安民之功。而所以多難者以不純乎仁義綱

常而有慙德。繼世之君又多恣情悖理也。天有顯

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爲政之道不在脩德而在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真蠱於內。楊李賊於外。所以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其皆有子禍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弑父。天道所以類應也。同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間之功。載等乃曰。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顧不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爲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以郤敵歸之佛力。既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髡形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亦幸耳。其後我朝舉兵南伐。虜主李昱亦祖是轍。梵唄未終。城堞不守。可不戒與。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聖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僊。李藩曰。秦皇漢武學僊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上又詔求方士合長生藥。裴潏上言。藥以

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非五藏所能勝。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潞爲江陵令。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未幾暴崩。人謂內侍陳宏志弒逆。

臣按李藩之對裴潞之諫。皆忠言至論。憲宗不察。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爲藥所誤者多矣。臣獨舉憲宗者。敬宗昏童無足譏者。武宣皆英主。亦復爲之。覆轍相尋而不知鑒。毋乃惑之甚乎。

元和中。迎佛骨至京師。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上大怒。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三
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陽刺史。

臣按人主事佛。大抵求福田利益耳。韓愈歷陳自古帝王。無佛而壽。事佛而夭。可謂深切著明矣。憲宗弗悟。旣餌金丹。又迎佛骨。曾未期年而暴崩。福報安在。臣故著之以爲溺意僣佛者之戒。

○王道霸術之異

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全章。上服金丹

臣按宣王旣慕桓文。公孫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故也。先儒楊時曰。子路之治賦。

非勝於九合一匡也。曾西推尊子路而羞管仲者。譬之射御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管仲則詭遇而獲禽爾。斯言盡之。或謂晏子固無功烈若管仲則孔子稱其仁矣。曰孔子之稱稱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霸術也。且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不知禮之譏固未嘗畧。况世變日下。非孟子明王道而絀霸功則人將爭趨於霸滔滔不返矣。以此防民商鞅申不害之流猶有以詐力強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

全章。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畧

臣按自古論王霸者衆矣。獨此章深切著明。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霸所以異也。以春秋攷之。齊桓

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

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

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其省難於

魯若邠鄰也。而心則在於覘國。

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

曰魯可取乎仲孫曰不可先儒譏其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就其名義

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

閔元年齊人救邢僖二年城楚丘

首

止葵丘之盟。

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世子之位九年諸侯盟于葵丘

然其

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己之霸。若此之類皆

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滅譚。

莊十年滅遂

莊十三年

降鄆莊三十年鄆紀附庸也遷陽閔二年陽國名齊人信而遷之是皆以力

服之也。然遂既滅矣。而亡國遺民猶能殲其師。齊人

滅遂而戍之。莊十七年齊師殲于遂。傳言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則人

不心服可知矣。至於大國則於楚也。雖仗諸侯之

衆執王祭之名。使其受盟于召陵。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其責楚之詞曰爾貢

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對曰曾未數年。伐

吾與國之黃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

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僖十一年楚人伐黃

十二年楚滅黃十五年楚人伐徐諸侯救徐楚人敗徐于婁林其於晉也未嘗能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墨

使一與會盟。晉嘗取虢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

問之也。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

之也。皆僖五年葵丘之盟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

之也。僖九年蓋力之所至則可以服之力所不及則

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僖十三年諸侯城緣陵傳

日散亂也城鄆而不果。僖十六年城鄆役人病有桓德衰矣

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而還。狄侵衛又侵鄭。僖十三年侵衛十四年侵鄭而不能遏魯

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

之矣。僖十七年魯滅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至自會又其

甚也。身沒未幾而曹衛邾之師已見伐矣。僖十七年齊侯

小白卒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若晉文
伐齊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

之誦其視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

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

而假一事示之禮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

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

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曰

示者表而揚之以夸眾也故一朝王之頃而遽請

隧焉僖二十四年王子帶作難天王蒙塵于外二

十五年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遂殺太叔定襄名為勤王實窺大物也陽樊不服

王請隧弗許王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

則圍之之蒼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

原不服文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五

霸莫盛於桓文然皆以力假仁不本於德故能屈

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東征西怨文

王之大畏小懷為何如哉臣故畧敘其事以信孟

子之說

荀子曰粹純乎仁義而王駁雜也而霸仁而雜以不仁義而

雜以不義故曰霸臣按荀卿論王霸此為當理他如隆禮尊賢重法
愛民之別敬日敬時之分皆非是故弗取焉
漢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

